淡江時報 第 637 期

**為梵谷而頌　 ?文�達沙　圖�李芮安**

**瀛苑副刊**

《梵谷的耳朵》

梵谷啊！

我是你身體的一部份，

你何忍把我分離？

我遺留給你的痛楚，

你竟可以將之解釋為：

解脫的快樂！

你腦中竄流的思緒，

急促而又飄忽。

只有我可以為你捕捉世間的完整，

為你的構想再添生命。

而今，你捨棄了我，

就如同你捨棄了你的顏料一樣，

畫中永遠會少一道彩虹，

梵谷啊！ 你知是不知呢？

 《向日葵》

若那向日葵是我，

那畫布便是你。

你用你的方式將我

緊緊吸附在你身體。

用顏料滲進你體內，

愈糾結，愈纏綿，

愈激烈，愈痛苦，

安全感才得以生魂。

你用生火冒煙的眼把我看透，

暴烈濃厚的恣意揮舞，

軟弱搖擺的我，

只能藉助陽光才得以站得高些，

才能看出，

潛在你心底的柔情萬千，

翩翩飛舞如彩蝶，

又如水波盪漾，波光粼粼，

好似和煦春風撫慰我晒燙的臉頰。

我愛你所愛的陽光，

也愛你無法自制的衝動，

也愛你綿密的柔情。

是吧，向日葵和畫布，

生命是互相給予的。

《高更的眼睛》

我是高更的眼睛，

因為我是眼睛，

所以我聽不出來你在吶喊什麼？

你在痛苦什麼？

請你用眼睛能明瞭的方式告訴我：

你要什麼？

是什麼樣的不安全感讓你無所適從？

我看不出我給了你什麼，

但你卻如此需要我！

我看不懂你友善的證明，

只看到你眼中血絲怒張，

只看到憤怒在張狂，

這是我看到的，

這是我感覺到的，

那麼你又為何悲痛欲絕呢？

為什麼你的七情六慾總要一齊

傾巢而出！

從沒有個輕重緩急之別。

你的狂歡喜悲怒猛然地撲向我，

我只得閉上眼，

拒絕一次承載你山洪似地感情爆炸，

你欲將我眼強行睜開，

企圖以你的痛苦來引領我的認同。

我只是個眼睛，只是個眼睛，

你怎能要我浸沒在你的世界？

你活在鮮明又混沌的世界，

尋尋覓覓那生之光，

即使是在血泊中，

有了終年不落的光芒照射，

你也能心平氣和的讚頌那生之美。

但我只是個眼睛，只是高更的眼睛，

我又能做得了什麼呢？

觸摸你的心跳，

感覺那生生不息的日出日落，

感覺那破土求生的枝芽呢喃，

感覺那強烈的愛與美，

感覺上帝撫摸你的頭，

感覺撒旦在擰你的心，

感覺在你眼中那硬朗刻顯的景色，

我們可以平靜地坐下來喝愉快的下午荼，

溫柔地討論色彩的變幻，

你不需以怒吼來表達細緻的情感，

好似有惡龍在絞竄你的血管神經，

不如此用力，

你便無法支持整體的平衡，

你的畫面就不會完整。

啊，我只是高更的眼睛，

我看不透你的心魂，

你又何苦想挖出我放進你心裡呢？

在一團黑色的壓迫中，

我是永遠也看不明的。

